

过年好

□王荀

从正月初一凌晨开始,向阳村家家户户过年的鞭炮就燃放起来,此起彼伏,清脆热闹,相互传递着新年的祝福。在娘的指导下,刚在县城参加工作的邵华,洗净、焚香、祭祖,像模像样做完这一切,娘的脸上绽开了笑容。

娘,过年好。邵华说着,第一次跪在娘的面前,连磕三个响头,给娘拜年,祝娘健康长寿。

我娃长大了,懂事了,学会感恩了。娘呵呵地笑着,眼里闪着泪光,从衣兜里掏出一个红包,娘给你发压岁钱。

邵华向娘摆摆手,拿出一沓百元大钞,双手放到娘的手上。娘,我现在上班了,有工资,不用再花您的钱了。从今以后,过年给您发红包,您开心,就是我最大的快乐。

娘点点头,眼角的鱼尾纹一翘一翘的,像美妙的音符跳动。

吃过早饭,去给你大伯拜年。春来和玉粉在深圳打工,过年没有回来,家里只有你大伯和你大娘,挺孤单的。说起来,你大伯可是你的贵人哪。

春来是大伯的儿子,玉粉是大伯的儿媳妇。娘说大伯是邵华的贵人,这话一点儿不假。邵华三岁丧父,是娘一把屎一把尿把他拉扯长大。邵华生来顽皮,从小不爱读书,经常逃课,还与同学打架,娘劝劝说都听不进去,气得直掉眼泪。有次,邵华带领同学偷邻居地里的西瓜,被抓了个正着。娘实在忍无可忍,脱掉鞋子,在邵华的屁股上打了几下。邵华疼得趴在石凳上哇哇大哭。就在这个时候,大伯慢悠悠地走过来,轻轻拉起邵华,看着院边的竹林,低声问:你知道竹子定律吗?不知道,邵华摇了摇头。竹子在前四年仅生长3厘米,但从第五年开始,以每天30厘米的速度,疯狂生长,仅用六周时间,就能长到15米。你明白其中

的道理吗?看到邵华摇头,大伯继续开导说,竹子前四年大部分能量用于扎根,为后期的快速生长奠定基础。你今年八岁了,现在只有好好学习,将来才有出息。邵华含泪瞅了大伯一眼,若有所思。你不会写的字,总有人会写。你不会做的数学题,总有人会做。你拖到明天做的事,总有人今天努力去做好。你想上的大学,你不上也只能别人上了,你想过你的生活,也只能别人过了。邵华,你要记住大伯的话,现在不吃学习的苦,将来就吃生活的苦。知识不一定改变命运,但是,没有知识,肯定不能改变命运。听完大伯的话,邵华两眼放光,说了一声,我懂了。从此,邵华像变了个人似的,发奋读书,一年给自己制定一个新目标,最终考上理想的大学,毕业后顺利考进一家事业单位。

越过一座石拱桥,翻过一道山坡,邵华远远看到山下大伯家的房子。对于这条路,邵华太熟悉了。小时候他经常到大伯家来,与春来哥玩捉迷藏、跳皮筋游戏;拉着大伯的手,要吃树上成熟的黄杏;抱着大娘的腿,嚷嚷要吃她摊的小蒜煎饼。离大伯家越来越近,邵华心里也越来越激动。见到大伯,邵华想给他分享工作的心得,还想悄悄告诉大伯,他谈恋爱了,女朋友家住县城,人长得漂亮,文笔还好,在省报上发过小小小说哩,明年春节一定带回来。想着想着,邵华下了山坡,离大伯家的院子不足30米时开始高声唤,大伯——大娘——平日里,大伯大娘听到呼唤,会先说声邵华来了,然后走出院门,笑呵呵地迎上来。可今天,院子静得出奇,偶尔能听见一声鸡叫。近了,邵华发现院门紧锁,甚至院门连春联都没有贴。大伯大娘去哪儿?邵华的心里越发紧张起来。

找你大伯的吧?是。

腊月二十六,你大伯突然胸痛、呼吸困难,120急救初诊为心梗,在县医院做了心脏搭桥手术,现在还没有出院。



听了邻居的话,邵华忙叫了辆车,边给娘打电话说明情况,边往县医院赶去。在县医院,邵华从护士站查出大伯在8号病房,便大步向病房走去。正想推门进去,邵华忽然听到大伯大娘的交谈声,不由停住脚步。

刚才,护士站又来催款了,让再交3000元钱。要不,我给春来打个电话吧。

不行,春来两口在外面打工不容易,这事不能叫他俩知道。

可咱现在没钱咋办呀?邵华转身下楼。再回来时手里多了一箱牛奶。

大伯,大娘,过年好!邵华“扑通”跪在大伯大娘面前,连磕三个响头。给您二老拜年了!邵华,你咋来了?大伯两眼放光,高兴得泪眼婆娑。

我去给您和大娘拜年,看到院门锁着,听邻居说,您住院了,就赶紧过来。

这在医院,我没有准备红包。大伯感到为难,不好意思地笑了。

大伯,我现在上班了,有工资。从今以后,过年不要再给我发红包,我给您二老发红包。邵华说着,从衣兜里掏出两个大红包,塞到大伯大娘的手中。

邵华长大了,懂事了,学会感恩了。大伯说着,轻轻擦着眼角。

邵华拉着大伯的手。大伯,你还记得吗?上小学三年级时,我想买本《现代汉语词典》,可娘拿不出钱,是你给我出钱买的,到现在我还保存着。多年来,我一直用你讲的竹子定律激励自己……

老头子,咱那3000元费用,有人交上了。刚出去不久的大娘快步走进病房,一脸茫然。会是谁呢?

那还用问?大伯看着邵华,轻轻拍了拍他的肩膀。

松果的隐喻

□华之

冬天,你去大山里走一走,幸运的话,或许能捡到两三只松果。

它们滚落在粗粝的砂石山路上的样子,一点也不落魄,像一声娇嗔的“哎呀”,口齿微张,把喜悦含在嘴里。也像一枚遗落的信物,俯身捡它时,心里无端欢喜。

大山是一种奇妙的存在,无论哪一座山,当我们看见它时,都以为它一直就在那里,仿佛和时间是等长的,没有开始,也不会结束。所以,它身上也带着时间的某种特性,又古老又年轻,又陈腐又新鲜。

它积存着千年万年的落叶,肥沃得可以挤出黑油的腐土,缓缓渗透在石缝里的上个世纪的积雪,不知名的虫多小而单薄的尸骨,晶莹剔透的琥珀……它同样生长出山谷里野马一样不羁的风,透明的仿若初生的阳光,蓝的好像从来未曾用过的天空,还有新鲜的从不隔夜的小鸟。

松果是大山的另一种馈赠。

冬日午后,当你走在细腰而妖娆的山路上,左顾右盼,阳光暖暖吻着后背,山风轻轻撩着头发,路边干燥的黄蒿和山枣刺时而拽一下你动荡的裙角,小苍耳趁机攀上绒布鞋面,藏在袜腰边上偷偷旅行,苍绿的老松和颓败的枯草在视野里交织成画。

远处,老树含烟,空谷流岚;脚下,山路如小蛇游弋。心里微微有些期待之时,“啪”的一声微响,一只松果掉落在路上,或者悄无声息跌进路边的草丛,你只看见一道可疑的弧线。走上前,在枯草里翻捡,你几乎以为,它就是为你而落的,没有早一步,没有晚一步。

你捡起它,拿在手中反复把玩,它叫松果,也叫松塔。

曾经,它像一只小小的密码箱,层层鱼鳞紧紧包裹着它的沉默,密不透

风。可是后来,那些密码被时间一一破解。作为果实的一部分,那些油褐光滑的松子从松塔渐渐张开的鳞片中脱身,像一条条漏网的小鱼,重新回到泥土,加入轮回的序列。或者被细心的松鼠一颗颗抱回洞中,储存成冬天清香安恬的梦。

现在,你手里的,只是一朵精致的木质花朵,层层叠叠打开的花瓣,温润的纹理,松木的清香,带着谜底被掏取的释然和超脱。

你蓦然觉得,自己的日子也过得太密实了,像一只不肯妥协的松果,负重,压抑,沉闷。不过是柴米油盐排成的序列,竟然没有一块是松动的。你使劲说服自己,忘了办公桌上枯燥的文件,忘了同事意味深长的眼光,忘了周末固定不变的大扫除,忘了过冬提前准备的腌菜,抽空来看冬天的山,心里负着浓烈的挥霍之感。

然后,一只悠然落地的松果,轻易就磕掉你的一瓣魂魄。

你在时间里试着打开自己,一瓣一瓣,泄露所有无关紧要的储藏。你发现,自己一直生活在巨大的惯性和细节里,不肯放空和妥协的,只是对日子惯常的控制。

但此刻,你落地成花,亦如松果。



流年碎影



大寒

□廉彩红

《授时通考·天时》引《三礼义宗》道:“大寒为中者,上形于小寒,故谓之大,寒气之逆极,故谓大寒。”大寒,是一年中最冷的时候。

檐下的冰凌,长短不一,尖溜溜,如倒挂的剑,如倒长的笋,在日头下闪着冷光,风吹不动它们。小孩子们仰头看着,既怕它掉落下来砸到头上,又想掰下一根做宝剑玩。冰凌经不住日头天长地久的温柔伺候,一腔冷意终化绕指柔,一滴滴柔情似水,落下晶莹的水珠。房前屋后的槐树、榆树、杨树等落尽了叶子,光秃秃的枝丫伸向灰蓝的天,像一幅淡墨的写意画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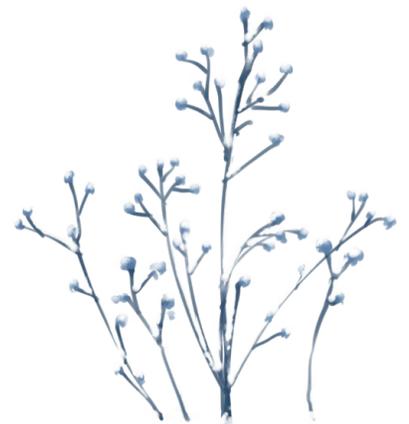
大人们顾不上看冬景,在他们的日常里,吃穿住是顶要紧的。母亲讲过一句老话“冬是个人冷,夏是大家热”,意思就是冬天最能体现贫富差距。冰天雪地,穷人抖抖索索没个取暖的东西,还得日日奔波在寒风之中。富人则穿裘皮棉袍,围在火炉边取暖消闲。夏天则处处是热,以前的岁月又无空调风扇,让人躲无可躲,倒是较为公平。

对于大多普通人而言,过冬,讲究一个“暖”字。暖不只是穿和住,也体现在饮食上。

中原地区,大寒的人们有吃羊肉进补的习俗。无论是为了防风御寒,还是为了温阳补肾,羊肉都是滋补身体的不二好物。父亲在世时,大寒这天,定要在院子里支起铁锅,炖一锅羊肉汤。选的是本地散养的羊,肥瘦相间的肋条肉,切成块,冷水下锅焯去血沫,再捞出来用温水洗净。铁锅里放姜片、葱段、干辣椒,再丢几颗八角、桂皮,羊肉块倒进去,冒着凉气的井水倒进去,大火烧开,转小火慢炖两个时辰。

汤沸时,咕嘟咕嘟的气泡翻涌,不一会儿,浓郁的香气,顺着门缝钻出来,引得路过的村人高声招呼着,又炖羊肉了。冬天,是得补补。

炖好的羊肉汤,舀在花瓷碗里,撒一把翠绿的香菜,滴几滴香油,舀一勺,滚烫的汤汁滑进喉咙,暖意从胃里散开,漫到四肢百骸,只喝得人酣畅淋漓,连鼻尖上都沁出细密的汗。此时,来一块刚出锅的烧



饼最是恰当,外焦里嫩,一口汤肉一口烧饼也好,把烧饼泡在汤里也好,吃得人大呼过瘾,浑身的寒气早无影无踪了。

除了羊肉汤,腊味也是大寒的主角。富裕点的人家早早买了肉和肠,做好了腊肉、腊肠,挂在屋檐下,被北风熏得油光发亮。手头紧的人家这个时候也会奢侈地买上几斤肉、肠或鸡,风干了,待过年吃。

那时,我家灌腊肠的主角是父亲。尽管他不喜欢吃荤腥,但年年此时,他都要买一二十斤肉和肠自己灌。洗肠是个烦琐的活,要用碱面洗几遍、清水洗几遍,才罢休。洗好肠开始灌了。他在胸口用小喇叭状的工具撑开,把打碎的肉馅儿,一点点灌进去。隔一截系上细线,如此反复。灌好的肠,温水洗净,上锅煮熟,切片装盘,肥瘦相间,油而不腻,嚼在嘴里,咸香中带着一丝酒香,香得人直嘬嘴。当时吃的是

鲜美,风干后再吃,腊味浓郁醇厚,吃出的是一腔热烈的年味。

“围炉聚炊欢呼处,百味消融小釜中。”大寒时,火锅是不可或缺的。一家人围在炉火边,铜锅里鲜美的汤底咕嘟咕嘟地翻滚着,周围摆放着牛羊肉卷、毛肚、黄喉、百叶、青菜、油豆腐……食材一年比一年丰富,生活一年比一年好。每一样食材独特的口感都能带给你极大的满足感。吃火锅少不了酒。古人言:“酒为百药之长。”宋代女诗人温端说:“发妆唯有酒,谁为暖轻肌。”天大寒,酒肉相携,极为补益身体。女诗人也承认,天寒难涂胭脂,喝酒则让两颊红润,艳若桃花,犹胜胭脂。

北边的太行,此刻也换了模样。往日的青翠变成枯黄,唯有松柏,还挺着一身墨绿,在寒风中站得笔直。登太行的人四季不断,此时,则寻找那份冷清的清寂,感受壮阔的孤寂之美。有人扛着相机,拍那冰凌,拍那孤树,拍一重重黛色的山峦,拍山峦上笼罩着的薄雾,拍那苍茫的田野;有人牵着狗,慢慢走着,脚下的枯草发出沙沙的声响。有三五成群好友结伴而行,一路嘻嘻哈哈,打打闹闹,清寂的冬山顿时鲜活起来。山谷里总会遇到寺庙或道观,红墙灰瓦,篱笆小院,不拘一格。青松白雪两映衬,它们显得格外肃穆。

古人说:“大寒至,春不远。”寒风凛冽中,墙角的梅花,悄悄绽放了几朵,星星点点的红,在白雪的映衬下,像燃着的小火苗。低矮处,俏生生地开出了一朵朵迎春花。我折一枝梅,插进瓷瓶,屋里顿时添了几分春意。有时,会去赶集,挤在热热闹闹的人群里,听他们高一声低一声地吆喝,讨价还价。我沉醉在浓浓的烟火气息里,只觉人间万安,尘世柔暖,大寒不冷。

大寒的中原,俯拾皆是冬的滋味:屋檐的冰凌、锅里的羊肉汤、屋里的火炉、墙角的梅花、集市的吆喝……惜乎,寒冬过后,便是新春,这凛冽又温暖的大寒,竟这般短暂。

藏在碗底的爱

□陈海伟

元旦假期第二天,父母与妻子都不在家。我与儿子陈皮、陈默商议午饭,民主表决后,一致敲定吃煮泡面。陈皮见我因受伤一只手不便,便自告奋勇当临时厨师——我在旁打下手,递东西、搭把手。端锅接水、点火烧沸,拆袋取面、下锅打蛋……一套看似行云流水的操作下来,一锅香气扑鼻的煮面总算做好了。陈皮麻利地盛出三碗,端到餐桌,我们迫不及待准备大快朵颐。

瞥见厨房案板上还剩两个早上没吃完的水煮蛋,我顺手拿给陈皮和陈默,叮嘱他俩一人一个补充营养。话音刚落,兄弟俩便忙活起来剥鸡蛋壳,我则转身回厨房找辣椒和醋。等我回到餐厅时,只见陈默还在费劲地剥着蛋壳,陈皮却已经开吃了,桌上的蛋壳也没收拾。我打趣道:“你剥蛋吃蛋的速度够快啊!”陈皮不动声色地“嗯嗯”了两声,手里的筷子依

旧忙着扒拉面条。

我坐下准备开吃,吃面前习惯性地用筷子往碗底搅了搅。就在这时,一个完整圆润、Q弹饱满的水煮蛋从面条里“拱”了出来,赫然映入眼帘。我心头一暖——原来陈皮把给我的惊喜,悄悄藏在碗底!一股暖流瞬间涌遍全身,我强装镇定,眼眶却忍不住湿润了。这孩子,真的长大了、懂事了!平日里,他不善言辞,从不会把“孝顺”“爱”挂在嘴边,却总用实际行动默默心疼着我和妻子。上个月他妈妈感冒咳嗽得厉害,周末回家时,陈皮趁妈妈蒙头休息,悄悄炖了一杯老白茶放在床头柜上——只因我以前随口提过,老白茶能缓解感冒症状。说来也巧,他妈妈喝完那杯茶,感冒不适竟真的减轻了不小。

自从去年九月陈皮升入初中,我们明显感到他

像变了个人。周末回家,他不再像小时候那样沉默寡言,反而愿意主动分享学校的点滴;有从小学三科骤增到七科的学习压力,有与室友相处的小摩擦,有被优秀同学拉开差距的自卑,也有偶尔涌上心头的攀比虚荣。听着他的倾诉,我们既焦虑心急,更心疼不已。于是,每周末和他谈心聊天成了必修课——推心置腹地开导鼓励,开诚布公地纠正批评。经过两个多月的住宿生活适应、三次考试的磨砺沉淀,他脸上的笑容越来越多,我和妻子心中的焦虑与担忧,也慢慢烟消云散。

那枚藏在碗底的水煮蛋,是陈皮送给我最珍贵的新年礼物。我既欣慰又感慨,原来孩子的成长从不是突然的蜕变,而是日常琐碎里的温柔滋养,它会让你在某个不经意的瞬间,感受到出乎意料的温暖。

伏牛

题字:邵玉铮

